

影视观察

# 韩少功与他的文学故乡

于思畅 岳凯华



《文学的故乡》第二季《韩少功》海报。

系列纪录片《文学的故乡（第二季）》近期在央视播出，其首集《韩少功》由张同道执导、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协助拍摄，镜头对准“寻根文学”代表人物韩少功，讲述了他早年挥别都市喧嚣，主动栖居汨罗的山野乡居的故事，展现了韩少功以数十载光阴为笔、以乡土大地为纸，执着书写着对土地灵魂与民间精神的深切体悟。

导演以如诗般温润的镜头语言，缓缓推移、静静定格，细腻铺开这份跨越岁月的文学坚守的全貌。韩少功先生清癯的身影、汨罗山野的葱茏景致、村民们淳朴的面孔，与带着泥土气息的文字相互交织、彼此映照。书页上的“寻根”之“根”，挣脱抽象的桎梏，化作可触摸的田埂纹路，可聆听的方言絮语和可真切感受的民俗仪式。

## 文学是最好的精神镇痛剂

纪录片开头，一段跟拍韩少功和妻子梁预立开车回湖南汨罗八景村的镜头，带着观众走进他47岁开始定居的文学创作地。韩少功先生认为，人需从都市文明的规训中抽离，回归自然本真怀抱，而自然恰是链接人类身体感知与精神世界的媒介桥梁。“我们要亲手创造出植物、动物以及微生物，在生命之链最原初的地方接管我们的生活，收回自己这一辈子该出力时就出力的权利。”纪录片特意呈现了其用于写作的小书房。

韩少功先生十五岁时，以知青身份赴长岭天井公社茶场参与开荒种茶。这段经历在纪录片中通过口述访谈与旧址空镜的交织编排得以还原。怀揣着时代担当，这位扎根基层的青年在艰苦的生产实践中，承受着身体与灵魂的双重淬炼。在长岭茶园期间，他为当地文艺宣传队撰写脚本，为歌舞团创作剧本。正如韩先生在访谈中所言：“实际的生活里面太苦了，要喘一口气，找文学吧。在文学里面去做个梦吧。文学就是我们最好的精神镇痛剂。”

后来韩少功自学考上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从此走上系统学习文学的路。纪录片用《人民文学》刊物封面的特写镜头、早期作品手稿的照片，配上韩少功的口述回忆，清楚展现了他初入大学，就凭着《七月洪峰》《月兰》《西望茅草地》等作

品，登上了国家级文学刊物的创作起点。随着社会变革、时代转型，韩少功选择走出湖南，深耕到海南海口，进行社会探索，与时代进程同频。

1988年抵达海口后，韩少功创办《海南纪实》，这成为他人人生与文学道路的重要转折点。这种从纸上创作到介入社会的媒介实践，为后续《马桥词典》等标志性作品的诞生埋下伏笔。纪录片对这段历史的呈现，融合了办刊场景的影像复原、当年同事的访谈佐证以及刊物核心文章的节选朗读。

## 写土地的人，听到了土地的回响

纪录片导演深入走访了和韩少功先生来往密切的村民。村民们回忆说，韩少功刚到村里时，村里人都向往城里的生活，不理解他为什么会回来，对他有些疏远，甚至排斥。可他把山林里独居的老人称作“神仙”，还引经据典给村里的新生儿起名；妻子梁预立住在村里教书两年半，也和村民们处出了深厚感情。这些事慢慢打消了村民一开始的偏见，也让韩少功实实在在感受到，从乡土生活里能获得写作需要的力量，以及来自这片土地的积极回应。

2017年10月15日，在纪念韩少功创作40周年的汨罗老乡见面会上，村民们热泪盈眶地表达了对韩少功的感激之情。韩少功把村民们鲜活的生活写进作品里，让乡土日常走出小地方、被更多人看到。他们心里的很多话是韩少功替他们说了出来。这是只有写作者才能感知到的使命，一种出于本能的、神圣的、非我不可的且不带功利心的职责：只要我拿起笔，我就是自由的；只要我们写了，我们的声音就得以体现。我们要看到的是思想的厚度和情感的温度，不只是读者会产生共鸣，万物都是见证人。

剧组又把镜头对准了北京师范大学新时代文学教育高峰论坛。论坛上，同为学界公认的“寻根”大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精准阐释了“文学的根”的核心内涵，就是号召创作者回溯民族文化的历史根源，挖掘传统文化宝库中的文学源头与精神财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的学术观点，进一步明确了韩少功在文学史上的位置：“文学的根”这个命题一提出，

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开启了转向个人化写作的思潮，具有划时代的文学史意义。以韩少功为首开创的“寻根派”，深深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民族文化里的精神养分，用文学探索的方式，给当代文学的文化寻根、突破思想上的束缚，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发和写作榜样。

## 每个故事背后，都站着真实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纪录片对韩少功经典小说《爸爸爸》进行了影像化处理，用漫画的形式把作品核心片段直观地展现出来，让这部经典得到更好的传播，也更容易被大众接受。

在寻根文学谱系中，《爸爸爸》具有毋庸置疑的里程碑意义，其价值不只是韩少功个人突破了以往的写作模式，更预示着文学的一个新的时期的来临。小说里的主人公丙崽，原型是韩少功早年在长岭大队的邻居家小孩。他把这个原型人物加工成符号化的形象，给了丙崽外表扭曲、愚笨粗俗的特点。丙崽这一形象，象征性批判了闭塞地域中愚昧蛮荒、顽固不化的“集体无意识”，以及停滞落后、原始病态的文化思维。其背后折射的，是特定历史语境下个体命运与时代压迫的深层关联，同时印证了“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这句话。

除此之外，韩少功以收集马桥人常用语及其释义为特色的小说《马桥词典》，以马桥这个地方为载体，在非线性的时间中，让一段隐形的历史得以浮出地表。从纪录片的史料中能看出，小说人物盐早的原型为熊知仁老先生。他的生存状况，就是底层人群生活的真实样子。韩少功通过这一原型人物，深度挖掘出马桥人在苦难境遇中坚韧顽强的人性特质，提炼出地域群体共通的文化特质，并以此为切入点，完成了从地方性生存经验到人类生存困境的探索。

韩少功以土地为根基，凝视民间烟火，体察底层人真实的生活感受。他笔下的“根”，深植于文化与历史的沃土。系列纪录片《文学的故乡（第二季）》首集《韩少功》直观呈现了寻根文学跨越时空的精神生命力。

真正的文学，始终靠土地的滋养，永远充满活力。

■方水土

# 句鑊一声，千年回响

王婧

11月9日晚，第十五届全运会开幕式在广州举行。开幕式上，工业人形机器人敲击中国古代乐器——青铜句鑊，一阕穿越两千年的乐声震撼人心。历史与未来、科技与艺术的交织，在体育力量的见证下，格外动人。

亮相全运会开幕式的青铜句鑊（复制品），原件于1983年出土于西汉南越国时期的南越国第二代王赵昧的墓葬，一套八件，保存非常完整，是全国在汉代考古遗址中发现的唯一成套的句鑊。当时，墓葬里还出土有青铜编钟、石编磬等大型打击乐器。

句鑊是产生于东周时期吴越地区的青铜敲击乐器，安徽、江苏、浙江、湖北、山东等地均有发现，江浙最多。古代以制作材料来分类乐器，共有金、石、土、木、丝、革、匏、竹八种，统称“八音”，句鑊以青铜制成，属于八音之中的金类。它长得像个大铃铛，演奏时把柄固定在底座上，口部朝上，用槌敲击，声音就出来了。

中华文明自古以礼乐治国，青铜乐器在祭祀、宴飨、军旅等重大活动中扮演着核心角色。湘江流域，作为南方青铜文明的重镇，出土了众多体量惊人、纹饰神秘的青铜重器，其中不乏青铜乐器。

长沙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象纹大铜铎，被称为铎中之王。这件商代重器，重达221.5千克，是迄今中国发现的最大青铜铎。合瓦

形的钟体上，两只卷鼻小象伫立两侧，虎纹与鱼纹环绕铎部，粗犷的兽面纹与写实的动物纹饰形成奇妙呼应。著名音乐家谭盾，还它以灵感，创作了音乐《长沙古铎》。

区别于南越句鑊，湖南的这种大型青铜铎多为单个出土于山丘、河岸，被认为是用于山川祭祀的重器。学者普遍认为，它是古国君主或贵族在祭祀天地、沟通神灵时最重要的礼器。

宁乡老粮仓遗址曾一次出土了9件商代铜铎，经测音验证五音俱全，可组合演奏复杂乐曲。这些铎体大小递减，纹饰各异，最大者重67.25公斤，最小者仅数公斤，构成了目前中国已知最早的编列青铜乐器组合。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博物馆，收藏有一套战国柱状甬环纽铜铎，1956年出土于泸溪县潭溪镇。铜铎为一套九件，它是柱状甬，环纽，铎身呈圆筒形，里面是空的，内有四条音脊。因为它的大小和重量不一样，所以，发出的音阶是不一样的，1990年经中央艺术研究院测音，仍然可以敲打出一首完整的乐曲。它的用途为“军乐器”，用于发布信号、约束军队步伐。

千年一瞬，乐声未绝。这些青铜乐器，不只是沉睡的文物，更是依旧跳动的心音。亮相全运会的青铜句鑊，可愿来湘江畔，与湖南“青铜乐团”合奏一曲？



全套八件的南越青铜句鑊。

资料图片

■艺苑杂谈

# 我画“云台二十八将”

陈元幸子

《云台二十八将》是指追汉光武帝刘秀平定天下，建立东汉王朝中最具战功的二十八位大将。东汉明帝永平三年，刘秀之子刘庄在洛阳南宫云台阁命人为开国诸勋画像，以彰其功。范晔《后汉书》为二十八将立传，言：“咸能感会风云，奋其智勇，称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可见中兴将帅之豪气与英姿。这种在王朝兴盛之际，开阁论功，感怀辅臣的方式，承袭于西汉宣帝时的“麒麟阁十一功臣”，后传至唐太宗贞观十七年所立“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以念君臣协德同心，共筑太平。

这套造型出自晚清画家张士保之手。1805年，张士保出生于山东掖县（今莱州）的望族——掖邑张氏，先祖为明代进士、太常寺少卿张孔教，书香门第，世代耕读。道光至光绪年间，“乾嘉学派”盛行，试图重振书法雄浑古朴的风貌。张士保深受舅舅翟云升教导，其字追求方圆兼备、厚重雅致的古意。张士保画名最盛，山水画以清代“四王”为宗，用笔沉稳，一丝不苟。花鸟画师法陈淳，造型生动。1846年，《云台二十八将》刊刻出版，成为他最重要的版画作品，其风格受陈洪绶《水浒叶子》影响颇深。1860年，他与秦炳文、汪昉在京创办“松筠画社”，鉴赏古物，切磋画艺。晚年得山东巡抚丁宝桢赏识，张士保于济南“尚志书院”传道授业，74岁卒。

临摹一套《云台二十八将》，出于我在2023年最初看到稿子的冲动。无设色的白描，是我一直喜欢的画法，从大学开始，一见倾心。这种手法最简单，也最难。就人物画而言，简单是因为没有过多的赋色、皴染，只有单一的白纸黑线，线味即画味；难则在于线独立承担了传神写照的重任，不施丹青而能让形象栩栩如生，光彩照人。

明代学者兼书画家周履靖在《天形道貌》中说：“面貌要有骨肉，须发不宜排列整齐，却在不失体制，活相最难，须见有根生苗之意。亦在密处密，疏处疏，疏密自有一种妙处。”疏密之间，是节奏，是虚实，是呼吸，亦是生命。在画里，我们通过线的排列、搭错、回转、呼应刻画线的形式，运用轻重、快慢、刚柔、粗细追求线的质感，在纸与笔的相互作用下，描摹、勾勒自己的喜好、趣味、审美，进而相对清晰地认识自己，靠近自己。

其实，疏与密既是线与线的关系，是衣纹与肉身的关系，也是形象与图底的关系，更是画家的手与心的关系，而这些不同组的关系，都是在建构一种空间：线的空间、人的空间、画的空间以及生命的空间。这些空间供人思考琢磨，也供人物游愉悦。对于喜欢画的人来说，画画就是生活，或者说画画是

这帮人活在世界上用以开拓自我，理解生命的最好方式。

在案头画白描，人要凝神绝虑，调息放松，犹如练功。我在近期学习的马王堆导引术中，更觉知了呼吸吐纳，心理调节所带来的变化。心手眼若能相合，人沉静柔和，气幽深绵长，线便能如呼吸，自然无阻，行云流水有起倒。每日一功，积累多了，人能感受到一种向内沉潜深入的致力。手运笔出力成线，力在线的行走回收入体，能量传递，往返守恒于手，后敛于心。这种能量，是沾着个人意味，带着个人温度的，画由此出，亦有所独特显现。因此，品味“气息”，历来就是中国画作品的特殊审美要求和品评标准。

此刻，再次翻看这些画作，恍如隔了几世。傍晚，我以文字的形式，写下观看自己两年前所勾勒的、晚清人想象中的东汉初年的武将形象的感受。画外人跨过了人生中珍贵的两年，而画中人的时空被拉长了，整整两千年。

点开的电子文件里夹杂了几张照片，那是画这批作品的画室留影。朝阳东升，映照出的洋湖，温柔可人，夕阳抚摸过的画作，都感知过“暖”为何意。这个物理空间已从我生命中划过，而在此有过多少事，在我心中翻浪，都已凝结在纸上。



《城門校尉尉陵侯臧宮》46cm x 35.5cm 纸本水墨 2023年

■粉墨登场

11月初，“大地情深”——全国优秀群众文艺作品展演暨第二十届群星奖颁奖活动在重庆群星剧院举行，常德丝弦《走马楼的小秘密》脱颖而出，斩获本届“群星奖”。笔者不仅为它获此殊荣拍手叫好，更为这部故事好、创意新、内涵深的作品叫好。

作品构思精巧，故事接地气，通过讲述小朋友“悠悠”因怀念去世的“嘎嘎”，放不下心中念想，一心想去鸳鸯走马楼学唱丝弦的故事，抒发非遗传承的大情怀。故事情节紧凑，构思巧妙，层层推进，引人入胜。

一开场，小朋友悠悠生气，因为妈妈说带她去走马楼，却一直没有兑现承诺。在矛盾爆发中抛出“为什么要去走马楼”的问题，道白“那是我的小秘密”既点题《走马楼的小秘密》，又为观众留下悬念。随后，作品慢慢“抖包袱”，层层“解扣子”。先是意外发生——悠悠不见了，主演与伴唱、乐队对“你看到我悠悠了没？”这句问话进行了不同层次的处理。

得知悠悠去走马楼是为了学丝弦后，紧接着抛出第二个悬念“为什么偏偏要学丝弦？”这一部分巧妙融入丝弦童谣《马马嘟嘟嘟》，童谣犹如一台音乐时光机，一下子把人带到外婆教悠悠唱丝弦的夜晚，带到悠悠靠在母亲肩上的温情时刻。在“马马嘟嘟嘟……”的丝弦声中，串联起祖孙三代的共同记忆，为后面故事发展和矛盾解决做了铺垫。故事最后，悠悠妈妈理解了悠悠，决定陪着悠悠一起唱丝弦。

作品传承有创新，表演上水平，让古老的曲艺唱出新时代之声，为曲艺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具有价值的方向性启示。

# 为《走马楼的小秘密》叫好

童盈旗



《走马楼的小秘密》剧照。 欧阳建强 摄

营造戏剧性情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乐队伴奏贯穿整个作品，就连道白也在音乐中进行，让作品在听觉上形成一个完整结构。

作品启迪人心，唱出时代强音，将宏大叙事转化为百姓故事。当小悠悠提出要“唱丝弦”时，母亲莉莉第一反应是不理解，在“你看别的小朋友学语文、学外语、学数学……”一连串数板中，我们能清晰感受到这位母亲的焦虑，引发观众共鸣，呼吁家长朋友们“听听孩子的内心言”。

为了让常德丝弦站在更高的舞台，节目台前的每一位演员、幕后的每一位工作人员走到了一起，此次将《走马楼的小秘密》完美呈现在舞台、斩获“群星奖”，终于实现了让常德丝弦登上更高舞台、获得更大影响力的夙愿。

首先，在形式上，作品采用主演说唱、乐队伴奏的传统表演形式，秉承了常德丝弦用常德方言说唱，以二胡、琵琶、扬琴等丝弦乐器伴奏的本质特征。在此基础上，吸收姊妹艺术“伴唱”特色，在不破坏曲牌音乐完整性的前提下，以“和声哼唱”“一唱众和”的形式渲染氛围、推进剧情发展。

其次，在曲牌唱腔上，运用了常德丝弦曲牌【剪剪花】【渭腔】等。上世纪70年代，一曲丝弦《新事多》红透大江南北，让常德丝弦【剪剪花】曲牌为大众所熟知。时隔多年，当“啾儿哟”的旋律在《走马楼的小秘密》中响起，勾连起观众的时代回忆。唱腔设计上，主演张莉反复揣摩，结合故事情节设计唱腔，让整个表演更富层次感。譬如唱词“从前生活节奏慢，不似而今车马喧”，她采用“音断气不断”的唱法——不在正板上换气，而是在“眼”上偷换气息，这样的润腔让旋律连贯婉转、情韵悠长。这个设计，正是她在跟随老师学习常德丝弦传统曲目唱段、掌握丝弦曲牌过程中获得的灵感。

再次，在乐队伴奏上，作品沿用“托”“裹”“衬”的传统方法，同时通过现代配器技法，让乐队各乐器分工协作，使伴奏音乐符合故事情节发展和情绪需要，简繁得当。如“霎时间，时光的指针回从前……”唱段，回忆过去温馨岁月时，一把琵琶“轻拢慢捻抹复挑”，伴着主演的低吟浅唱直抵人心底；而“这正是常德丝弦惹人爱，薪火相传志不休，文化传承展风流”唱段，则是五门乐器齐发声，以饱满情绪奏响最强音。作品以音色变化和音量强弱对比